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
中文专业论文集(一)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laya.

敲开语言的窗口

Discovering the Language

- Diversity, Vari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多样性、变异性和规范性

- ① 汉语语音
- ② 语言竞争
- ③ 马来西亚使用汉语的现象
- ④ 翻译研究
- ⑤ 华语教学研究
- ⑥ 其他领域

编辑

Editors

庄晓龄 (主编)

Chong Siew Ling (Chief)

谢川成

Chiah Seng

敲开语言的窗口 ——多样性、变异性和规范性

Discovering the Language - Diversity, Vari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编辑

Editors

庄晓龄 (主编)

谢川成

Chong Siew Ling (Chief)

Chiah Seng

校对

范彩芳

周盈君

陈丽冰

唐燕云

陈卿妮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laya
中文专业论文集 (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敲开语言的窗口——多样性、变异性与规范性 / 庄晓龄(主编)、谢川成(编辑)

Discovering the Language - Diversity, Vari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

Chong Siew Ling (Chief Editor), Chiah Seng (Editor)

I. 敲... II. 庄... III. 语言 - 华语 - 汉语... IV. 402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Copyright ©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 - 983 - 2085 - 88 - 1

初版一刷 First Printed Oct. 2007

凡未经过本出版单位的同意，不许翻印储存书本任何部分。

也不许以任何方法及形式如：电子，机械，影印，录音等盗用本书任何部分。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敲开语言的窗口——多样性、变异性与规范性

Discovering the Language - Diversity, Vari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责任编辑 Editor

庄晓龄 (主编) Chong Siew Ling (Chief)、谢川成 Chiah Seng

出版单位 Publisher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 - 7967 3065 Fax: 603 - 7957 9707

Website: <http://www.um.edu.my>

排版、设计 Desktop Publishing, Design

艺青出版社有限公司

Penerbitan Seni Hijau Sdn. Bhd. (142982-T)

定价 Price : RM35.00 (US\$14.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联络有关出版单位。)

马

来西亚语言暨应用
语言学系于 2006 年

3月4 - 5日举办了第一届汉语语言学国际学术会议《敲开语言的窗口——多样性、变异性和规范性》。会议的目的是唤起马来西亚学术界对汉语语言学发展的关注，以便为马来西亚汉语语言学开创新格局、新视野。最重要的是会议提供了一个让外国学者与马来西亚学者交流的平台。总共 22 位海内外学者在会议上提呈论文，论文的内容涵盖古汉语与文史哲(主题演讲)、音韵学与语音学、社会语言学、词义学、华文教学、翻译和文学与语言等。参与会议者非常踊跃，达两百多人。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 马来西亚语言暨应用语言学系（中文专业）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的前身是语言中心。本来是一个服务中心，不过，1995年7月14日提升为学院以后，它便开办语言学学士课程。学院由四个学系组成，即英文系、欧亚语言系、马来西亚语言暨应用语言学系、阿拉伯暨中东语言系。中文专业隶属马来西亚语言暨应用语言学系。

马来西亚语言暨应用语言学系提供以下课程/科目：

- 一 中文专业（三年学士课程）；
- 二 淡米尔文专业（三年学士课程）；
- 三 马来语文课；
- 四 依班语文课；
- 五 翻译。

学院开办学士课程后就招收学士学位的学生。第一年，即1998年，共有24名主修中文的学生。从1999年开始，马来亚大学与教育部师范组签了合作备忘录，一连六年，教育部每年派约100名中小学教师前来马大进修语言学学士课程。这是马大语言暨语言学学院与怡保师范学院合作的双联课程。教育部委派的学生先在怡保师范学院上课一年（两个学期），第二及第三年则在马大校园继续修读。完成课程或学分之后，学生将获得马大颁发语言学学士的学位。这项特别课程的称为教师晋升学位特别教育课程（Program Khas Pensijawatan Guru）。此课程于2004/2005学年录取最后一批学生。

本院生皆以马来西亚高级文凭考试（STPM）的成绩申请；少数在职老师则通过教育部申请。从2005/2006学年开始，本课程开放给文科生和理科生申请。不论文科生或理科生，凡是通过大学遴选单位（UPU）申请者，都必须具备马来西亚高级文凭考试（STPM）中文科及格（至少C等）、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国语优等，及马来西亚大学英语考试（MUET）任何等级。

院长献词

FOREWORD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as well as in Europe and the USA, Chinese has emerg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languages to learn. There seems to be a sense of urgency about the need to acquire this language due to the rapidly growing economic importance of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so actively encouraging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rough its international network, and Chinese is increasingly promoted as an instrumental language in the light of globalisation processes.

For these reasons,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especially its role in Asia and beyond are essential. This volume of papers addresses many issue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an Asian context. They address, in different ways, links between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language and identity, dialects of Chines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anguage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is examined to look at trends in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from various viewpoints. In bringing together the different studies in this volume, it is hoped that many will benefit from the discussions on Chinese and that this volume will generate more interest in this area. The editors, Chong Siew Ling and Chiah Seng, and the contributors are to be congratulated for t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Professor Dr. Azirah Hashim
Dean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laya

前言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于 1995 年 7 月 14 日提升为学院之前是语言中心，主要的任务是为大学各学院提供语言选修课程。提升为学院后，它于 1998 年开办语言学学士课程。学院由四个学系组成，即英文系、欧亚语言系、马来西亚语言暨应用语言学系、阿拉伯暨中东语言系。马来西亚语言暨应用语言学系提供两个学士学位课程，即中文和淡米尔文（泰米尔文）。开办学位课程至今，本系中文专业培育了 534 名毕业生。毕业后本科毕业生多投身于杏坛，成为中学老师；有的则在商界、报社或杂志社工作；也有的继续攻读研究生。

本系是马来西亚第一间国立大学提供汉语语言学专业课程的学术场所。汉语语言学在本地还算是非常新的研究领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本地学者不多，更没有人对本地汉语进行过大规模的研究。因此，为鼓励本地学者和老师进行汉语语言学研究并提供平台让他们发表研究心得，同时也为聚集海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又逢马来亚大学庆祝百年校庆，本系于 2006 年 3 月 4 日至 5 日主办了第一届马来西亚汉语语言学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是“敲开语言的窗口——多样性、变异性和平规范性”，期待可以藉此为马来西亚的汉语语言学发展开创新格局、新视野。

会议在系里的老师和同学通力合作、各界人士热心协助，以及海内外学者积极支持下画下完美的句点。各地学者在会议上发表了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与会者也对各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让大家留下美好又充实的回忆。有鉴于此，本系为第一届马来西亚汉语语言学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编辑成书，同时也为开启本系出版学术论文之门跨出第一步，本书《马大语言暨语言学学院中文专业论文集（一）》便诞生了！

论文集分成六个单元：汉语语音、语言竞争、马来西亚使用汉语的现象、翻译研究、华语教学研究和其他领域，共 21 篇。各单元内容简介如下：

单元（一）汉语语音

本单元共有四篇论文，即叶宝奎的《谈汉语普通话音位系统的一些问题》、董忠司的《从台、华语 h—声母之比较试论声位符号的选用》、张屏生的《新屋水流军话的双方言现象》和骆嘉鹏的《闽客方言影响下的台湾国语音韵特点》。

普通话音位系统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叶宝奎认为深入研究普通话音位系统对于现代汉语语音教学，推广普通话，研制汉语拼音文字，实现汉字信息处理现代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普通话音位问题，20世纪50年代伴随拼音方案的制定曾进行过讨论，但限于当时的情况，研究还不够深入，拼音方案也未能全面彻底贯彻音位学原理，对一些有争议的重要问题所做的处理不是非常理想，还值得商榷。根据作者的观察，中国大陆的《现代汉语》教材专门讨论和介绍普通话音位系统的不多，能将普通话音位系统与传统的声韵调系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加以描写的就更少了。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普通话语音教学水平显然是不利的。普通话音系中有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固然与某些问题的复杂程度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对音位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的差异造成的。此论文就有关普通话元音音位、辅音音位、调位以及区别性特征等方面的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角度，着眼于语音的共时体系，评述有关的意见并从理论上就普通话音系中的一些问题阐明作者自己的见解。

董忠司也针对音位的课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篇中所谓“台、华语”是指台湾语和华语（尤其是中国普通话），而所谓“声位”是指具有音位条件的声母而言。作者认为从音位的归并原则来看，一个音位表现为口语的一个不再分析的音值群，同时在符号系统方面表现为一个始终独立的成分，因此为音位系统中各个音位的命名和选用符号，最后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互相制约原则，一是紧邻音值原则。由于音位和音值通常都采用相同的或者相同类属的符号系统，于是容易产生同符号异系统的困扰。简单的说，容易产生音位和音值在实际运用时的龃龉现象。此文从台湾语和华语 h—声位的实际音值、音位、音位系统、符号选用、功能分析等端来进行讨论。以

“台湾语”指称通行于台湾地区的一种闽南语新品种，至少在西元 1895 年已经如此；以中国的“国语”或是“普通话”来指称推行于中国的共通语，分别是西元 1919 年和西元 1955 年的事。台湾语的白读音有十八个声母十五个音位，其中 h—（“喜字头”）有：喉擦音、舌根据擦音、舌面中擦音、清唇鼻音、清舌根鼻音、唇化舌根据擦音、唇化喉擦音等音值。华语二十四个声母中，称为舌根据擦音的 h—声位有：舌根据擦音、唇化舌根据擦音等主要音值。从音位系统上来看，台湾语的 h—是和喉音声母相配的声位，华语的 h—是和舌根音相配的声位，他们都选用一个声位符号。但是，从组合关系的统计来看，台湾语里读为 [h] 的组合关系比较多，因此采用音值 [h] 这个符号来表示，是一个正确的符号选用。从组合关系的统计来看，华语/h/读为 [x] 的最多，超过二分之一，因此其符号选用并不太理想，将来如果有机会，应该从「音位—音值」符号选用原则和功能来进行符号系统的修改。在经过华语与诸官话方言的比较与检讨、台湾语与各闽南语方言的比较与检讨，作者得到两个语言在符号归划与「音位—音值」对待关系方面的高下，同时指出修正的方向。此外，论文中还指出：「音位符号系统」和「音值符号系统」理应分别选用不同的系统，不宜互用符号。但是，犹如自然语言和后设语言的困境，「音位符号系统」和「音值符号系统」的困境需要在原则和技术方面用心来因应调整。

张屏生特别对台湾汉语方言“军话”的语音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军话”是台湾汉语方言当中濒临消灭的一种方言，目前只有桃源县新屋乡赤栏村的水流地区的罗姓家族在使用。水流军话当中除了有客家话的成分之外，还有官话和广东话的成分；另外还有闽南语、国语和日本话的成分。此文首先介绍水流军话的音系；并从语音和词汇两方面和客家话、广州话、国语进行比较，讨论水流军话的语音和词汇特色，以及和其他方言的接触的混杂成分。

骆嘉鹏对台湾语言的音韵系统进行分析和比较，并探讨闽客方言影响下的台湾国语音韵特点。台湾的语言有汉语及南岛语两种。属汉语族的语言包括闽南语、客家话和北方官话三种。属南岛语族的有十几种互不相通的语言。二次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接受台湾，此后即推行以北方官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运动。闽、客、国语虽

然同属汉语方言，但因分化的时间相当早，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相当显著的音韵差异，这对国语的学习、推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作者认为北方官话在台湾闽客语的影响之下，与中国大陆的普通话相较，自有另一番风貌。此文针对这个课题，对于国语在闽客方言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区域变体，做一个概略分析。论文除了分析台湾闽南语的音韵系统、台湾客家话的音韵系统和北京话的音韵系统外，也对北京话与台湾闽南语、客家话的音韵进行比较。最后也阐述了台湾国语的音韵特点。

单元（二）语言竞争

本单元共有两篇论文，即汤志祥的：〈论二十多年来汉语词汇系统中各类词语的并存与竞争——新时期汉语词汇系统演进状况研究〉和洪惟仁的〈语言竞争在台湾〉。

汤志祥探讨了二十多年来汉语词汇系统中各类词语并存与竞争的现象。他认为过去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时期。时代的变迁的种种变化，无论是宏大的巨变还是细致的微变，都一一表现在我们社会的文化载体——汉语词汇和词义的层面上。作者认为时代变化的步伐是逐步的和连贯的，反映在词汇上，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各类不同的词语呈现出一种并存并竞争的现况。这种并存和竞争明显地反映在如下方面：1、新词语和旧词语的并存与竞争；2、普通话和方言词语的并存与竞争；3、区域词语和主体词语的并存与竞争；4、外来词语和汉语词语的并存与竞争；5、普通词语和专业词语的并存与竞争；6、新生词语和传统词语的并存与竞争，等等。各类不同词语并存与竞争的状况充分说明了：1、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给人们的语言生活带来了急速的影响；2、不同社会层次的语言使用者使得汉语标准语日渐丰富化和多样化；3、不同语言的接触使得汉语词汇系统产生了不同词汇层面之间呈现出的某种交叉和融合状态。作者特别强调语言词汇的变化是动态的，探讨不同时期的词汇变化可以在汉语词汇学、社会语言学以及共时或历时语言学等多个领域观察到活生生的语言事实并获得理论上的提升。

单元（三）马来西亚使用汉语的现象

本单元共有三篇论文，即庄晓龄的《从马来西亚华文报章使用的词语及其形式谈马来西亚风情》、吴文芯的《‘本土华语’——马来西亚华语口语词汇特征初探》和王晓梅的《柔佛州三代同堂华人家庭的语言转用》。

庄晓龄是从地区或异区的角度来探讨马来西亚华裔的共同书面语（即华文）的语言现象。语言的三大要素是语音、词汇和语法，而通过研究词语，我们可以了解语言使用者的生活、信仰、民俗、文化、当地的各种社会组织、结构、制度等。因此《从马来西亚华文报章使用的词语及其形式谈马来西亚风情》选择针对词汇作探讨。除了介绍马来西亚华文词语所反映的当地风土人情、教育制度之外，此文也对马来西亚报章在方言词语的使用方面进行分析，并藉此探讨使用词语的各种现象。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选用最原始的剪贴和抄录的工作。首先将含有本地特色的词语的报道或篇章进行剪贴，然后再给予筛选和分类。根据资料，总共收录了各领域 345 个词语。此文只筛选能反映马来西亚社会生活文化和教育现象的词语（二者共 184 个）和方言词语使用的现象作说明。总结资料分析所得，发现（1）马来西亚华语词语确实反映了本国的风土人情，也描绘了大马的独特风貌；（2）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和语文政策导致华文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报章在推动使用比较正确的词语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及（3）双语兼用和姓名译音的问题是马来西亚复杂的语言使用背景的产物。作者在结语中略谈了语言规范的课题。作者参考了陈原、汪惠迪、郭熙的意见并提出语言过度追求“统一”会使语言受到某些程度的伤害，而过度任意百花齐放也会是学习语言的绊脚石。

吴文芯探讨的是马来西亚华语口语词汇特征。作者认为自二十世纪以来，马来西亚从推广和普及华语乃至落实各种标准，其中包括汉语拼音方案、文字规范化等等皆以大陆的汉语普通话马首是瞻。然而，在语言政策的背后，华语在民间口头使用方面却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作者把这种以汉语为基础的通俗口语称之为‘本土华语’。这种通行华社各阶层、各区域的华语与书面语的区别尤其表现在词汇方

面。作者主要探讨本土华语的词汇特点，其次是通过各阶层的语言使用者揭示‘本土华语’在马来西亚的接受程度。此研究通过问卷、访谈和录音进行田野调查收集资料。研究对象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十五位年龄介于 20—40 岁的华裔，第二组是另外十五位年龄介于 41—60 岁的华裔。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华校生，其他的变体（variable）比如：教育程度、性别、职业、籍贯、宗教等等不拘。研究发现，‘本土华语’本身的特点凸显在它夹杂了不少方言成分还有一些英语的成分。资料分析显示，促成‘本土华语’的方言成分可分为：AA 式词汇、ABAC 式词汇、名词、动词、形容词和语气助词；英语的成分则一般表现在外来词和介词方面。作为一种通行华社的语言，调查显示语言使用者接受‘本土华语’的程度偏高，主要是因为它在交际的过程中体现了转移与反馈信息的语言功能。他们对本土华语的使用持着开放与宽容的态度也直接反映了方言词汇流通以及其补偿作用的事实。因此，作者认为‘本土华语’是一种语言变体，是多族群的交流、多语接触和多方言并存并用的环境下所产生的非物质文化产物，并非‘污染’也无需‘净化’。虽然它的词汇特征大大地减低了华语的规范性，相对的却能够让我们具体地洞察到马来西亚华族语言文化间的接触和交流状况。至于夹杂在‘本土华语’里的区域性方言词最终能否被纳入规范词语的范畴就得视语言学者、专家以及有关单位的梳理、判断和决定。

王晓梅针对马来西亚柔佛州华人社会的语言转移现象进行了探讨。作者以柔佛州的三代同堂华人家庭为研究对象，在四个城市，即新山、居銮、麻坡和巴株选取了 13 个华人家庭做深入的访问，通过问卷的形式收集相关的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柔佛州华人家庭三代人（祖父母辈（G1）、父母辈（G2）与孩子辈（G3））之间的语言选择差异很大，呈现不同的语言选择模式（language choice pattern）：G1 以方言为主，G3 以华语为主，而 G2 则兼用方言和华语（其中父亲偏向方言，母亲偏向华语）；三代人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组成、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的情况也不同；第二代（G2）与第三代（G3）华人明显地从汉语方言转向华语。作者认为三代同堂家庭是研究语言转用现象的很好的一个窗口，从中可映射出整个华人社会的语言状况，也是在显象时间（apparent time）研究语言变化的很好的方法。

单元（四）翻译研究

本单元共有两篇文章，即郑文泉的〈汉译梵语的古译和今译问题〉以及苏美桂的〈论说文英译汉中篇章的结构与组织初探〉。

郑文泉认为汉语需要吸收和翻译梵语这种外来语（所谓“汉译梵语”）的时代风潮（在汉语史上）已经过去，但在东南亚却是另一番场景。在这里，由于汉语既非主要语种，甚至也不是较重要的次要语种，而后者在当地又多梵化之语（爪哇语、巽达语、马来语等），结果汉语在翻译这些语种的过程也就形同展开了现时代意义的“汉译梵语”之工程，由此便出现了与历史（“古译”）有别的现代译法（此谓“今译”）。如果古译在以“意译”为主的原则（约占汉译梵语之 83.67%词汇强）之下，还有所谓“五不译”之类“音译”（所谓“借词”，loanwords）和“音意合译”（所谓“合璧词”或“混合词”，hybrid words）的认知理论与原则（共 16.33%强），那么正在进行的“今译”可谓是清一色的“意译”法。由此一来，同一梵语词汇（如 ācāra）便有古译（如“行”、“所行”、“行处”、“威仪”、“轨则”、“规则”、“合仪”、“仪轨”、“所行仪轨”、“法事”等）和今译（如“节目”、“议程”等）的分别与语言学落差，如何理解及诠释这些落差，郑文泉在论文中有详细的论述。

苏美桂发现不同的篇章类型有其不同的篇章结构。篇章的结构，决定了篇章的开头、正文和结尾。她强调，翻译论说文/评论性的篇章（argumentative-text）时，译者除了要具备阅读能力，即理解文章思想内容的能力，还要具备分析作者表达论证思想观点的方法和思路的能力。写文章是由结构去体现思路的，读文章则由结构去分析思路。所谓思路，是指在写作过程中思考的条理脉络，思考的线索。在论说文/评论性的篇章里，作者的意图是要表达自己对事物的主张、见解或评论，及驳斥他人的主张或评论，因此，它的结构是按照论题、论据和一定的论证方式组织起来的，是逻辑的。作者的思路是通过安排文章结构的逻辑层次以及层次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只有充分掌握源语篇章的逻辑结构（包括所使用的逻辑联结语）及其组织，才能剖析作者的思路，将之再现于译语的篇章里。

单元（五）华语教学研究

本单元共有三篇论文，即吴英成的〈华语教学的中国结：全球语言视角〉、翁凉平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三地华文教材文本分析比较：中华文化传承与语言交际的平衡〉以及吴美韵的〈探讨马来西亚独中教育华语教学语法〉。

吴英成从全球语言视角探讨华语教学的中国结。他的论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新加坡为因应“脱方入华”至“脱华入英”的变动，进行双语并用华语教学法实验计划，却在深具中国结的华社掀起轩然大波；第二部分从“茶越冲越淡”的全球华语视角，分析华语三大同心圈：内圈（“中原”人）、中圈（海外华人，外语学习者），的华语教学现状与挑战，并厘清母语、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外语等名称的纠结；第三部分着重阐述可互相观摩的中圈教学法，包括：华英双语并用的华语教学法、“双轨制”、语言交际操练与中华文化知识介绍相搭配、先听说再读后写。最后点出中圈需破解华语教学的中国结，才能尊重语言专业，提高华语教学的功效。

翁凉平在论文中提到教材是教师为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在教学活动中使用的负载知识信息的材料。要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教材编写者必须全面考虑学生的语言背景、习得特征等。翁氏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比较了中国、香港、新加坡三地的华文教材。他发现，纵然三地社会语言背景、学生习得特征不尽相同，但是各地的华文教材却都采用文选的形式，侧重中华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使华文教材成为中华文化以及本土意识的载体，以致华文教学与实际的语言环境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有鉴于新加坡广大学生以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以及华语作为非主要教学媒介语的现实情况，新加坡华文教学有必要另辟蹊径，在中华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传承以及语言交际这两大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吴美韵认为语法指导在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华语教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学语法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语文逻辑和语言规范的训练和实践。然而，在马来西亚的中学教育里，语法教育都被统称为语法学习。而事实上，华语语法教学又可分为理论语法和教学语法。由于理论语法的涵盖面极广，吴美韵以中学的语法教育为重点，探讨马来西亚华语教学语法的情况、问题和未来。

单元（六）其他领域

本单元共有七篇论文，即谢川成的〈揭开文化瑰宝的模糊面纱——《论语》道字研究〉、陈湘琳的〈在虚实疑叹之间——小论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的叠句〉、陈志鸿的〈命运之轮：试论李渔《鹤归楼》的回文运用与祸福观〉、潘碧华的〈男性的情事：姜夔词的花木意象〉、伍燕翎的〈创造一个宏大的存在：论王安忆长篇小说诗性语言的建构和转变〉、苏燕婷的〈意象化语言和色彩词汇：苏童小说中的“逃亡”语言探析〉和张惠思的〈试析李永平小说《吉陵春秋》中的文学语言之构成〉。

谢川成在论文提到“道”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颇高，然而各家所统计出来的次数却不同，主要的原因是选词的标准不一以及解读的视角不同。在“道”义的分类方面，差异也是明显的，而其中分歧比较大的是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分析。谢氏发现，《论语》中的“道”以名词最多，动词次之。作为名词，“道”的意义也不是单一的，是个多义词。“道”无论是独立存在还是与别的词组成偏正短语，主要的语法功能是充当句子的主语和宾语。

陈湘琳在论文举出两派学者对《史记》语言特征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史记》语言的表达特征正是表现在使用复字复句上，这些复字复句不但没有给人冗繁的感觉，反倒写出作者迂回反复、一唱三叹的深厚感情。亦有论者以为司马迁有时为了追求感情的淋漓酣畅，故常反复使用同一词语来加强抒情成分，增强感染力量。陈湘琳以为这样的说法其实还有待补充。她以《太史公自序》为例，藉着对文中叠句的讨论，对司马迁著《史记》的承传与发愤精神，有更幽微深入的阐发。

陈志鸿认为清人李渔（1611—1680）以小说、戏曲行世，文风修辞色彩浓烈，以颠倒各种俗见或戏拟前人之作为己任。他的论文侧重于探索修辞（名）与思想（实）的关系，以李渔之小说集《十二楼》中的《鹤归楼》分析回文诗之运用和作者之祸福观。回文诗可以前后倒读而起有不同命意，正如人世之祸福乃一体两面；回文诗又是首尾相扣而呈轮状，象征祸福之轮转无定。陈氏身逢明清两朝易代的李渔正是以此修辞手法表述他微妙的人生哲学。

潘碧华认为，咏物的文学，提供文人言情道志的管道。宋代咏物以咏花最为出色，以花比德，以花喻人，在宋代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花之易落的自然现象，如女人红颜易老。以花喻德，是将人文精神灌注于花木，比以花比德更进一步的，便是以花拟人。在论文，潘碧华评论姜夔之所以吟咏花草美女，除了可以看作是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同时也或多或少表露了他们在女性易逝的青春中看到自己仓促人生的命运。

伍燕翎认为王安忆堪称中国当代最著名和多产的小说家之一。她的小说创作自八十年代迄今不仅保持一定的创作量，并且她素来对自己在小说艺术上的不断求新和改革，亦使她的小说展现出更广阔的阅读面向。90年代中期的《长恨歌》以后，王安忆就一直将她的创作核心放在长篇小说上，紧接着始于2000年的《妹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等，直至近作《遍地枭雄》都可看出王安忆对其小说的主题思想、语言文字、叙事模式、写作技巧进行了提炼和创新，使她成为张爱玲之后海派文学真正的代言人。王安忆如此娴熟驾驭长篇，并且又能同时实践其创作理论，尤其她在小说语言方面多年的探索和经验的总结，使她每部小说的语言风格不至于呆板和定格。写作《长恨歌》时，王安忆已一改80年代具体化的语言，以缱绻细腻的笔触实践她“四不要”的创作定律——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其小说映照出抽象繁密的语言图像。2000年末，王安忆又一改抽象化的语言风格，偏重短句、议论和理性语言的运用。直至后期的《遍地枭雄》，王安忆利用了自然而诙谐的小说语言来说故事，通过语言展现上海都市的文化意蕴。伍燕翎这篇论文主要从王安忆的《长恨歌》到《遍地枭雄》，探勘其小说语言风格的建构和流变。

苏燕婷发现，中国当代作家于80年代对小说创作进行了多项创新与探索，小说的语言实验即是其一。苏童在小说语言的自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她看来，苏童的小说十分注重意象的运用，尤其是“枫杨树”与“香椿树”系列的小说更是凸显了作者追求意象化的语言境界。而这种种意象，都作为意义丰富的隐喻形象而存在，也是配合着枫杨树系列小说的主题：逃亡。苏童善用抒情唯美的句式，表达了人物的情绪，追求一种悖离期待的审美效果，即使描写死亡、暴

力或堕落的情境，苏童依旧制造了一个充满美感的画面。除此之外，苏燕婷也认为苏童的小说里常运用强烈的色彩词汇，冷暖色调的对比，色彩语言成了特定情绪的象征性符号。苏童的小说语言独有的质地与风采，灵活与诗意，把读者带入一个瑰丽且凝重的语境。在本篇论文，苏燕婷以苏童 80 至 90 年代的中短篇小说为例，探讨他的“逃亡”小说语言的特点。

张惠思小说家李永平尝在其小说序文中表达对语言的规范性与纯洁性的渴求，以对“中国语文的高洁传统有一个交代”。众多海外评论者对其语言中所揭示的语言风格上的启示赞赏不已，余光中更称誉其语言“洗尽西化之病”、认为他的句法已经摆脱了冗长句与前置词片语等。然文学语言原就存现着突破语言常规的变异语言的部分，文学语言中的许多带有文学味的语言有些是临时组合或生造、词语反常搭配、语义转换或不合逻辑句子运用之处。小说家在规范语言的努力的同时如何面对变构之必然性是此文感兴趣的地方之一。此篇论文主要从李永平的小说《吉陵春秋》的句式、语法、标点和修辞等方面来思考小说家对语言规范与变构的尝试。同时，此篇论文也企图对李永平小说语言意识加以思考，寻探其文学语言所显露的文化结构底层问题，尝试从地域语境作为一个基本立场，思考马来西亚中文文学书写中的语言的规范性与纯洁性的问题：在马华人的中文有存现语言的纯洁状态的可能性吗？抑或是马华文学书写者的悲情——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一种语言学家 Jean Aitchison 所谓的文学界之伪怀旧症？